學詩詳說

學詩詳說卷二十八

平湖顧廣譽惟康

閔予小子

箋除武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案此於詩辭甚明蔡氏邕獨斷於周頌三十一篇率同小序至此篇正與鄭合漢書匡衡於成帝卽位上疏曰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葢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衡治齊詩義亦不異王氏肅以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本不足據疏旣誤以述毛陳氏啟源又以王義爲允朱子舊說玩其辭知其哀未忘也與匡所云意氣未能平同一簡至明此自知去取於鄭王之閒矣

庭訓直傳箋本爾雅然詩稱文王德多矣而專名以直則未之見朱子以漢書引庭作廷於是本匡疏顏注以證其猶見堯羹牆之意本楚辭大招登降堂只以證其文法之相似於此詩殆無遺憾而訪落所云似猶涉於虛也故輔氏許氏以內外廷家申成其義竊意此亦當然謂思念文王之陟降乎庭者無非實心實政而用以繼其志述其事也非徒慕其既往而追其生前故曰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

本是思念其父志事復思念其父之所以思念其祖者夫安得以不敬矣終乃言我繼祖父之緒固當并思其所行不忘焉必如是而後能守成

訪落

艾歷猶道並本釋詁訪予二句通作嗣王謀於羣臣爲是蘇氏所云予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也箋以下句爲羣臣之言殊支艾又爲數歷之而有數未有艾於事未有歷也將予句謂女扶將我以就法昭考猶箋同釋言訓圖亦通傳尤善昭考逝而道且分散扶我就法以繼焉則不終分散矣繼之如何紹庭二句是多難與小毖文同義亦當同四方未靖國遭大喪非多難乎紹庭上下四句諸家皆以爲歎美武王能繼文王之道曾氏謂此詩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同意是也蓋美前人之能率正是訪羣臣以率前人之道集傳謂是成王自期率昭考之事固善但休矣皇考句法只與皇矣上帝允矣君子一例以者自謂皇考以之似合如舊說

輔氏謂延訪羣臣所以盡下情率時昭考所以守家法二者相資此說未盡詩之盡下情者卽以守家法非二事也紹庭上下二句集傳最確輔氏申以當繼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於庭指其外事陟降於家指其內事也許氏亦謂紹庭上下欲法武王之正朝廷也陟降厥家欲法武王之齊其家也案二句是順逆文法

敬之

陟降厥士二句如集傳所云則許氏以上句爲天無事不在下句爲天無時不在君子所以無不敬者是矣漢書郊祀志匡衡張譚奏議云詩曰毋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其義亦合然詩四言陟降實皆就人言李氏謂人君俯

仰之間所爲之事天皆日監而見之朱子舊說謂王之一陟一降於其事天無日不臨監於此者嚴氏又謂王一陟一降之事天無日而不監視於此無微不顯所以不可不敬也三說均善又兩解雖別其以厥士爲王之事則同箋乃謂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則以爲天之事矣非經指也

不聰敬止以下歐陽氏與集傳甚善箋以爲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則以辭害志矣又帝王之學遠矣而其明言學者自說命始如曰念終始典于學斅學半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是也次卽見於是詩箋乃釋爲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其失殊甚淮南子修務訓潛夫論讚學篇引此以證學中論亦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述千載之上若其

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故若見已效故曰學有緝熙于光明竝不同箋說

西山眞氏曰德者行之本行者德之發成王之學惟欲充其性之光明進其身之德行豈後世務外者比哉

上二詩敬祖考此詩敬天嗣王大法備矣

小毖

此亦嗣王於羣臣之詩而辭氣頓異必以爲一時所作恐不然也箋以上三篇居攝之前此在歸政之後又相去大遠序何以蒙前仍稱嗣王且拚飛維鳥予又集于蓼驚痛異常似非大難已平之作也鄭說亦未盡戴氏謂小毖詩辭之哀大類鴟鴞東山之役未歸故鴟鴞作金縢之書既啟故小毖興意者成王悔

過求助於羣臣而歌是詩也懲創前事戒慎後患此成王之心也錢氏詩學謂蓋以流言致疑周公之事自懲傷己德之不明而望羣臣之導助之也胡氏後箋亦謂桃蟲飛鳥之喻多難集蓼之言乃似方當武庚作亂國家不靖之時急求輔助故其辭危迫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卽桃蟲飛鳥之謂也曰天降割于我家曰有大艱于西土卽多難集蓼之謂也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卽求助之謂也大抵武王崩羣叔卽流言周公居東二年始知流言所起鴟鴞貽王風雷示警時已免喪卽政然後悟而迎周公命師伐叛小毖之作似正値東征之時曰予其懲者懲戒往日之誤信流言致疑周公史記樂書所謂推己懲艾悲彼家難也曰毖後患者謂禍難未已當日

愼一日大誥所謂朕言艱日思也三說於情事最合王氏肅猶以爲泛言非指管蔡申毛殆誣毛矣若何氏古義謂此成王自怨自艾以歸誠於周公之辭意近是而主持太過

詩首二句自道其懲前毖後之意下乃申言其所以然集傳於中四句云此其所當懲者葢指管蔡之事也是申言首句之意而末二句爲申言次句之意鄒氏泉何氏顧氏學詩竝依此爲說當矣戴氏考正以三四句言懲於前下則言愼於後義殊不逮

王氏以荓爲使據大雅荓云不逮爲說可也至云蜂之爲物普辛螫欲以與桃蟲爲對巧矣而未是也爾雅釋訓作甹夆云掣釋文本又作摯曳也毛傳本之又說文𠌥使也𢔁使也段氏注云𠌥𢔁

者蓋甹夆之正字摩曳者使之也然則𢓜夆者其本文爾雅省作甹夆而毛詩通借作莽蜂耳故單言莽爲使而累言莽蜂亦爲使若曰莫或使予乃予之自求此辛螫耳嚴氏以爲猶云莫予毒亦非

方氏曰以上四詩高深微密恐非成王初年所及必周公代作用以荅天下之望而又使日誦以自警也蒙意亦云然集傳謂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則又廣其用矣

載芟

禮記祭法疏從崔氏說王社在藉田據此序文爲斷此疏云此爲百姓所祭當主於大社其義互異蘇氏主祭法疏以爲藉田所祈也禮書謂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

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詩序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社自社先農自先農藉田所祭乃先農也其說最覈足證王社不在藉田矣陳氏啟源又謂詩言主伯亞旅婦媚士依自說民間婦子家室藉田終畝惟甸徒三百人乃庶人之役於官者不應有此稱則藉田與祈社當各爲一事而社爲大社無疑案大社者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是也王社則祭法疏引或說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疑近之竊意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臣民祭社之廣如此以王者神地之道豈無祭大社遺王社之理祈則俱祈耳但上欲富於民而讓於下故尤以大社爲重詩辭亦一以民事爲主是可以意逆也其先云藉田者重藉田

故推本焉范氏補傳曰序言藉田而祈社稷皆歌此詩如春夏祈穀同歌噫嘻之類與秦氏五禮通考亦以爲兩祭皆歌此詩詳詩無一言及藉田恐未是

頌詩多先舉大概下乃申敘其詳顧氏述張氏詩貫云首二句言耕次二句言耘如七月首章之並舉衣食也侯主侯伯八句爲第二節承言耕之事播厥百穀六句爲第三節承言耘之事載穫濟濟十三句爲第四節皆偹言神貺以道其願望之忱古者祈田之辭往往如此案詩陳民之盡力於農以祈神之佑助故篇首祗舉耕與耘而不及其穫至載穫以下則顧其豐收將以祀祖妣燕賓客養耆老乃言今所以祈也朱子舊說從箋以耘爲除根株集傳改爲去苗間草知其非有兩耕耘也葢芟柞

矣則草木根株已盡安有既耕且耘至於千耦之衆然後俶載南畝者邪

傳嗿衆貌士子弟也箋疏申以爲婦子之子其義爲勸其事勞不自苦李氏易云嗿者衆人飲食之聲士爲夫此於詁訓尤合故集傳呂嚴竝從之嗿說文云聲也

以洽百禮箋謂饗燕之屬案詩三云以洽百禮皆言祭祀不當旁涉饗燕之類且下云邦家之光胡考之寧正是饗燕則百禮之不指厥事明矣　胡氏纂疏云酒三酒醴五齊祭祀則酒正供之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祭可以洽百禮箋於有飶四句竝云芬香之酒醴固是而以胡考爲祭於祖妣則複上烝畀祖妣矣蘇氏云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

以其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集傳同此得其義

良耜

李氏謂噫嘻豐年其說爲略載芟良耜其說爲詳蓋祈上帝尊之也故其辭略祭社稷親之也故其辭詳又謂祈之詩則詳耕種之事報之詩則詳收成之事載芟言以洽百禮者願其年豐而百神之祀無闕也良耜言殺時犉牡者則專主社稷而言二詩之意亦明矣彙纂亦謂詩曰殺時犉牡則天子用大牢之禮也其爲報社稷可無疑矣曰續古之人則亦非宗廟之祭可知此詩與載芟相連一報一祈理亦當然也蒙又案豐年惟言大倉粟米之多此則皆言民閒收藏之盛不同者王者爲羣姓立社曰大社其報也所以爲民亦以明百姓足君孰不足王者藏

富於民之道而民之豐盈安樂君與社稷所同享也故言之不嫌其詳

埒雍因暑雨化之則草不復生而地美菑非特去草之害亦以釀其田疇故荼蓼朽於是黍稷茂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此之謂也

箋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閒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此鄭之最慤實處因詩文而得古者睦族鄰之道又上帝尊故詩言終三十里十千維耦所舉爲遠杜稷卑故詩言千耦其耘以開百室所舉較近婦子寧止何氏謂七月之詩曰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正此詩所謂寧止者其義爲善

傳社稷之牛角尺疏申以爲王制無社稷之文舉於宗廟宜與賓客同尺案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賓客二字卽社稷之譌王制蓋以祭字貫下三句也若賓客則不得言祭也禮器牲不及肥大疏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是禮疏所據作社稷不譌詩疏引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公羊傳僖三十一年何注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是何用禮緯說與王制異而亦不及賓客可證蒙謂孫說得之郊特牲疏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大牢馬昭等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

貶降於天故角尺也足知王馬所見王制本竝作社稷之牛角尺與毛傳禮疏合而詩疏所據本已同今刻此必南北諸儒流傳互異社稷是而賓客非也陳氏疏謂桓八年公羊注禮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而秋官掌客注凡賓客則皆角尺卽用古禮說諸侯角尺之義今本王制或引此而誤耳掌客疏以爲王制文可見當時本已有岐異

詩每舉一端此篇爲多如於倉舉黍於首舉笠於器舉鎛於家人舉婦子於牲舉牸或舉大以包小或舉小以見大詩之體然也箋謂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恐未盡又載芟侯主侯伯六句先男後女此詩或來瞻女六句先女後男文法之變總皆內外各勤其事也事之始虛言或事之末明言婦子上下互相發

也

蘇氏曰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人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蒙案是固然矣顧體簡嚴而於二詩特詳者兼令王者主祭隱然動其稼穡艱難之感焉

絲衣

陳氏壽熊曰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淮南子曰君人者其猶靈星之尸也儼然元默而吉祥受福蓋高子以此序在載芟良耜後靈星旣主農事其尸亦甚尊嚴可竝於社稷故創爲異說意謂此非繹祭賓尸而乃賓靈星之尸蓋欲使與前兩詩相配正孟子所謂固也疏謂高子自別論他事而及此後人以

爲靈星尙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其言以證賓尸事則與本文語意不合殆病其穿鑿而曲解之耳

傳箋精覈疏亦詳明朱子易云祭而飲酒之詩葢以經無繹祭明文故易爲正祭然詩爲繹祭之證有二絲衣載弁爲士祭於王之服則非小宗伯一也天子至士正祭無兕觥而此有之二也若自堂徂基正祭繹祭均有之繹祭在門堂基爲門堂之基正祭在廟堂基爲廟堂之基故陸子謂朱子旣不依注疏繹祭說門堂二字尙仍未敢葢正祭省器在廟堂不於門堂也張子又謂退尸有漸言絲衣則不著冕服言弁則不冠冕然以絲衣其紑云云指賓尸則無庸自此徂彼抑以尸服降故助祭者亦從而降又於禮無據當以箋疏爲斷

郝氏敬謂繹祭殺於正祭牲牢器皿皆因祭之餘有司徹云燅尸俎非別殺牲先夕省視也如王親省則大小宗伯皆從豈越卿大夫而用士哉鄭旣云繹祭輕故用士然則王又何必親省乎姜氏范氏信其說以鄭為未然案郝以大夫士禮概天子耳何氏古義據周官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注享牛所以祭者也求牛所以繹者也以為繹異牲之證當矣蒙又謂繹果非異牲則當祭禮未行牲先實鼎久已名其為牛羊豕之鼎矣詩陳繹祭不應旣言自羊徂牛又言鼐鼎及鼒也正祭省牲眡滌濯不以大宗伯而以小宗伯繹祭輕又不以小宗伯而以宗伯之屬士正其減殺之宜耳鄭明云使士何嘗云天子親省邪禮書云繹於明日異牲詩自羊徂牛是賓尸於祭日用正祭之牲

有司徹鼗尸俎是葢正祭重主於禮神繹輕主於禮尸重故省牲眡具在宗伯輕故使士則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者士而爵弁絲衣者也主於禮神故在室主於禮尸故在堂則自堂徂基掃堂設筵者皆堂上之事也申鄭義極明

桐城姚氏以天子之祭備禮樂眡滌濯葢有樂焉絲衣其樂章也案眡滌濯祭前一節耳樂章可無作若繹爾雅謂之又祭卿卒猶繹書於春秋其大於眡滌濯也多矣頌載宗廟之歌非一而繹未具不可言備樂也姚又以器之巨者眡而舉鼐鼎則小者俎豆以下眡可知爵之賤者舉兕觥則貴者玉瓚以下眡可知舉旨酒則眡彝尊罍可知其以舉鼐鼎該俎豆以下誠然至兕觥二句文法迥殊非猶是省眡之事疏以爲舉祭末不慢明

當祭之敬㝵是以言省䀹則自堂徂基早該之矣胡氏後箋謂
鳬鷖專言賓尸旣獻後行旅酬無算爵爲燕禮故每章皆曰公
尸燕飲且似述事爲歌故列於雅此詩雖統言繹祭始終之事
然自於賓尸時歌之故當列於頌允矣

酌

疏釋序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非是先祖當如胡氏後箋以
爲文王而用傳義養卽取亦未安葢因時以養紂之晦文王之
道也武王初則遵之及時異勢殊則不執故迹而有甲子之師
此武王之善繼志述事而詩之所以名酌序之所謂酌先祖之
道也然此詩人之推功德宜爾實則養紂晦者正是冀其悔悟
乃文武本心也　漢書禮樂志云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

道也班氏亦兼取序說

傳遵爲率晦爲昧竝允養之爲取亦據春秋傳者昧之文而於本文有未協參以箋義乃通養與取不同下蹻蹻王造方是取隨武子者昧之云蓋要其終言之詩言美哉武王之行師也初遵先志養紂之昧而不卽取時也及時大光天人交助我武王於是順天應人蹻蹻然王者之爲一戎衣而有天下用使後世有所嗣守實維爾之事信得行師之道故曰於鑠王師戴氏震以爾爲此不必然

疏用王氏肅義率衆取是昧申毛未若左傳杜注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晤昧者惡積而後取也較書率謂率循王孔作統率解去遵義遠矣

箋以王師爲文王用師固誤歐陽氏王氏以下易爲武王又以

我為我成王察詩言武王之事我宜我武王所云蹻蹻王造方非自侈其功且酌與武賚是一時詩武云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賚云文王旣勤止我應受之與此同一文法彼二篇謂受之於文此謂受之於天人也

傳箋於爾公句章凡九句蘇氏六字為句作八句集傳呂記從蘇是也嚴氏從舊而述李氏說釋公為合天下之公失之

桓

范氏補傳曰武王有其事而無其詩以頌聲未作故也至成王制禮作樂於是作此詩以歌其事亦以告於武王序詩者謂之武志蓋發明武王講武類禡之時其志已欲保厥士而用四方定厥家而昭于天後果如其志可謂善得詩人之旨也

凡云匪解皆以人言然如箋說天命爲善不解倦者以爲天子亦未安當謂惟其能承天命不厭倦也疏所云爲下文總之是巳厥士曰保有傳箋訓事爲僾又綏萬屢豐在克商後而保有于以則在垂克時蘇氏略不分別疏於屢豐年下曰所以得然者於保有厥士下曰是其爲善不倦故爲天所命於克定厥家下又曰由是萬國得安陰陽得和此言結上之意也頌文肅穆非此詳爲申釋則其義不顯歐蘇專取易直轉有不逮耳

集傳謂春秋傳以武爲大武之首章賚爲三章桓爲六章今之篇次蓋巳失其舊嚴氏因謂酌與般亦大武篇內一章何氏古義又以時邁亦爲大武一章朱氏通義以其說爲誤周頌簡嚴故篇止一章無有疊章者左傳既以耆定爾功爲卒章則此句

下不應更有武詩而下之其三其六斷皆以篇言非以章言桓賚四篇必無屬武樂分章之理胡氏後箋又謂左傳首言武王克商作頌然後曰又作武云云葢謂時邁及武賚桓諸詩皆頌武王克商事傳文於時邁言作頌所以包下武賚桓三篇而於武舉篇名於賚桓舉篇次此不過行文錯舉互見耳然於時邁汎言作頌固已別於武樂其上文隨武子引汋曰又引武曰亦可見酌及時邁必非武樂中詩篇嚴與何皆臆說蒙案頌體一詩各爲一事桓賚兩詩不可與武合爲一詩明甚然既云卒章又云其三其六足見自有一定次序朱子所謂今之篇次葢已失其舊者固勝於杜解楚樂歌次第之說酌般時邁在此六篇之數嚴何所云亦未始不可參也詳案傳文其亦時邁最在前

武次之特桓最後也邪

賚

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集注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案論語繫此於堯舜禹湯之後蓋帝王之道莫大乎得善人以其治天下亦允執其中之心也傳應訓當繹訓陳箋敷猶徧蘇謂思語辭均是也言文王旣勤天下我當而受之然而不敢私也敷即敷天之下之敷徧陳錫善人以爲諸侯徂者疏曰自己及物之辭謂以此推行之於天下以求安定之也時邁詩所謂我求懿德肆于時夏亦此意命者周之新命於繹思言是陳錫者皆善人也故歎美之案封建得善人實最合天爲民立君長之意故武王求安定天下必以

此爲務
文王旣勤止先德也我應受之王業也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則所以封建諸侯代天理物之精意也時周之命天心也於繹思總結上而歎美之也六言二十五字耳而事之曲折已無不該愈簡嚴愈鄭重焉輔氏謂都不及車服錫予之物盖以大小雅諸詩參觀得之然至是而列爵分土在所不足言何況此也中論爵祿篇曰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卽引此詩繹之云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案此得先王愼重名器之意

般

釋文般樂也崔集注用此注爲序文疏謂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未知孰是汪氏異義曰酌桓賚三序皆申說名篇之義此亦宜然作序文爲是陳氏疏略同

集傳從序而重說巡守則與時邁義同陸氏詩學疑爲複出顧氏學詩謂時邁序曰巡守告祭柴望也故發首即言昊天而河嶽則總言之此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故詳言河嶽而不及昊天言各有所歸樂亦各有用秦氏松齡又謂自允猶翕河以上皆言涉歷山川未及祀事寔時之對正言祭朱子謂是巡守而朝諸侯恐非本義良是案般與時邁皆言武王巡行之事而祭天祀河嶽不同不妨其有二詩曹氏以爲般頌成王不可

從

變以猶爲圖謂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夫天子巡守所祀名山大川自有定名定所何勞按圖哉又謂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故言翕案河本一也暫分爲九旋合爲一則祇是一河又不必云翕矣不如集傳曰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爲暴益河言翕則海波之不揚從可見矣允信也猶謀也信謀其功德而報之於山云涉於河云允猶義取相成也變敷徧也傳裒聚也嚴氏曰徧天之下凡山川之神皆裒聚而昭對以祀之此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爲神主也對者有對越無愧之意以天命在焉故也案時周之命與於皇時周應以告祭山川神靈也

學詩詳說卷二十八

學詩詳說卷二十九

平湖顧廣譽惟康

魯頌

地理攷引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外城卽伯禽所築古魯城郡縣志曲阜在縣治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一統志山東兗州府奎婁分野降婁之次曲阜縣在府東三十里魯國故城今曲阜縣治周時魯國舊都

禮運載孔子言以魯之郊禘爲非禮而祭統明堂位皆謂成王賜魯郊禘鄭氏釋非爲猶失是不以爲僭也至宋有二說一程子以賜與受皆非見易師九二爻辭傳又張子專責伯禽不當受其義小異程尤嚴正一劉氏恕通鑑外紀據呂氏春秋載魯

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陳氏傳言春秋後傳謂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惠公雖請之郊猶未率為常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焉因歷引祝鮀周公閱甯武子之言與隱公問羽數以證蒙案程子之言正矣陳氏尤得其事實方氏據詩及春秋證成王之未嘗賜伯禽之未嘗用其於詩引閟宮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則未嘗賜以天子之禮樂明矣繼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然後備言承祀之事然則僭用天子之禮樂自僖公始顯然矣假令成王賜而伯禽受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之下當承接龍旂承祀至戎狄是膺始明著為僖公之事其文乃順何以大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於龍旂承祀之前哉蓋詩人承時君之命以作頌而唯

恐後世轉誣爲先君故別白之如此後之儒者以孔子之言爲定可矣說最精覈

魯之有頌序以爲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疏引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生於不足也又謂雖僭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金華王氏亦謂魯頌四篇有風體有小雅體有大雅體頌之變體是雖非侯國所當作要於天子有別也集傳推明其詩僭而夫子猶錄之之故有四至爲曲盡獨所謂當成王之賜魯於是有頌以爲廟樂方氏謂伯禽時有頌爲廟樂魯人當世守之不應易象春秋並存而反失其廟祭之樂章也伯禽時樂頌俱存孔子不應刪其祖宗廟樂而獨存後代頌美其君之詩也顧氏學詩謂如是則聖如周公賢

如伯禽其廟皆得有樂何無一篇存者則魯之有頌斷自僖公始㫖是嚴氏又謂夫子不删以著魯之僭而傷周之衰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甚於亡則過矣

駉

詩美牧馬序爲溯其原於牧于坰野見其務農重穀而必先以儉以足用寬以愛民且曰能遵伯禽之法蓋人君之賢莫大於脩舉祖宗法度設誠而致行之序固有所傳矣

乘馬貴牡取其健也故詩言四牡者不一而足畜馬則牝牡不可偏廢故衞詩稱騋牝而小雅美宣王之考牧於牛羊亦曰以雌以雄

楚語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云在坰之野則公馬之牧

地者矣若國馬所牧先王亦必有法以處之而畧無明文可考其所謂井十爲通出馬一匹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者未有以見其法之詳也此考古憾事

思無疆思之全量也思馬斯臧則其本事也集傳謂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是已箋於上句以思遵伯禽之法爲言至愨實卒章思無邪一語夫子用以蔽三百篇思所繫之重如此陳氏疏以兩思字皆語助失之

箋謂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數語得之案經言思無疆思馬斯臧亦有授方之道焉朱氏謀㙔曰魯政多矣獨舉考牧一事軍國之所重也亦善

許氏謂每章之意惟在第七句無疆者廣大也無期者不苟於

近利也無斁者持之能久也惟所思者如此故久而有富盛之效其富盛非特馬也因馬可以見其他爾然思之無疆無期無斁猶未知所思者當邪否邪至卒章曰思無邪則見其心之正取於民者有制其富盛皆所當得非掊克苛斂以致之者詩人一字之妙而意有餘此孔子所以取之以蔽三百篇也但此則人頌其君之辭未必僖公能然也

遵祖宗之法責於精思故統之於思無疆者思無止境也無期者思無已時也若其有止境有已時則斁矣故以無斁言之而又不可不止其所故以思無邪終焉僖公當時賢君自臣頌之如是耳

傳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疏以四種

分配各章李氏謂魚麗言魚之多見魚之品無不備此詩言馬之多見馬之品無不備不必以上章爲良馬二章爲戎馬季氏本亦謂詩所敘馬凡十六種不言其高下而皆曰牡至於車則曰彭彭伾伾繹繹祛祛皆言其有力而能勝車未見有四等之分也案孔所云但能別其下不能別其上若陸氏埤雅謂皇云者馬之最善者也魚云者馬之最小者也并其上分之又穿鑿不可通呂氏引用傳文不及孔一語亦以毛之意未必如孔所云也

有駜

有駜二句傳以喻臣之强力箋又以喻君之養臣豐其祿食歐陽氏謂毛說爲衍鄭說皆經文所無是矣蒙又謂犬馬爲物雖

非至微而犬馬之畜最不可語於君臣之際故詩三百篇從無以馬喩其臣者此固君臣之義亦立言之體非獨衍而增益經文所無已也況下以鷺爲興此先爲取義之興非復乎歐陽曰有駜有駜駜彼乘黃者僖公寵錫其臣車馬之盛也曹氏曰魯之羣臣乘其駜然壯健之馬來朝夙夜在公而不敢懈輔氏亦曰駜彼乘黃恐是指來燕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興曹氏輔氏爲善蓋惟乘之來朝故詩人舉以發端因以起興特非取義之興耳若許氏以馬雖起興亦以富盛者言顧氏以上篇言牧馬之盛則富庶徵矣因與其臣爲燕飲之樂故三章皆以馬言恐未必然

傳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箋潔白之士羣集於

君之朝諸家並同集傳謂鷺鷺羽舞者所持如鷺之下與飛舊義爲勝疏以謂舊臣外新來者則歐陽已駮之矣

勝言在公飲酒先言在公明明既云醉言舞必云醉言歸又於天惟籲其有年於君惟祝其有穀駉篇所謂思無邪此亦足以見之

鄧氏元錫曰有駜有小雅慈惠之心焉上下交則和而安

泮水

程子春秋經說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民

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案兩事不見於春秋而詠歌於詩亦詩春秋之相表裏也春秋重用民力詩亦屢言之至於復古興廢則以爲美其事有大於用民力者也周官衞文蓋莫不然孟子告齊宣梁惠滕文惓惓於井田學校之修舉卽此意

箋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疏以爲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畜水本以節觀宜節南方朱子舊說引說文西南爲水東北爲牆謂與鄭不同今集傳曰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義仍從鄭案白虎通義引此思樂泮水二句

因及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通典引劉氏向五經通義亦云南通水而酈道元注水經泗水云魯共王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正與許合是許自據目驗言之也然鄭亦生同時劉班又出許前且皆閎覽博物均不爲是云者此必當時度地勢爲之即或可以證明魯頌泮宮之遺址而不可以爲諸侯泮宮之通制故寧捨而弗取其識高於許矣一統志泮宮在曲阜縣東南戴氏埴據通典魯郡泗水縣有泮水謂僖公築宮泮水上因名泮宮泮宮非學名陳氏稽古編駁以好事者取經語名水當矣

無小無大鄭孔以羣臣言李氏以國人言方氏謂是國子之舞勺舞象者學於虎門掌於諸子者俊選之升於學者君視學則皆至案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簡不帥教也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又王親視學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據此知王大子王子羣后大子卿大夫元士適子國之俊選在學者常也王親視學而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元士皆從者暫也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以此準之而侯國可知矣魯侯戾止僖公之親往視學也於禮世子學士固先在學矣從公行者卿大夫士耳鄭謂

臣無尊卑皆從君行而來是也若國人正後漢書所謂圜橋門而觀聽者詩之言觀其旂卽其人也小大從公義得蒙上觀字之文究不兼國人

其音昭昭三句此與菁菁者莪之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彼此之辭也聖王賢侯之愛士如雨露之潤生養萬物

在泮飲酒則文王世子所謂樂正司業父師司成者並與斯燕矣所以與凡在學者相接而因以默識其人材也蘇氏謂與羣臣李氏謂與賢者得之傳訓屈爲收醜爲衆王氏肅曰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衆蘇亦曰咸願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衆其說爲是蓋永錫難老承既飲句言順道屈醜又承永錫句言既飲者魯侯難老者

亦魯侯也長道曰彼先王先公養士民之道也故當順羣醜曰
此在學之人及羣臣與庶民來觀者皆是故當收禮書以爲古
者視學必養老故飲之酒而祝其難老非祝僖公夫果言養老
宜有眉壽黃耇之文而今無之知不然矣況又與下二句不甚
貫乎集傳長道猶大道醜訓同毛屈從王氏訓服盖服非力服
之謂輔氏謂含淮夷在其中非朱子意也
興學校是造士作人之事非根本於德以身爲教猶不足以化
民成俗故於四章探本於敬明其德又上所言者均以教士而
未及於教民因復言敬愼威儀二句以該之文武卽德之施於
事者惟允文故能作泮宮而爲民則亦在其中惟允武故能服
淮夷也如此足以明格乎烈祖矣服淮夷亦本於明德詩於中

閒言之所以爲前後關鍵
五章既作泮宮淮夷攸服亦前後關鍵順及獻馘獻囚六七章
方追敘伐淮夷事此文法也
敎國子之法周官王制文王世子詳矣僖公時必猶有存者講
明而脩復之則敎養有方人才輩出而又獻馘獻囚於此舉軍
國之謀見聞習熟一旦起而在位疑事至而不亂變事來而不
驚此古之君臣上下所以能兼資文武也與稱謂立敎不法三
代生民之禍未有已也
服淮夷事歐陽氏疑詩爲妄作王氏詩疑及陸氏詩學或移之
魯公或移之孝公均未安集傳謂頌禱之辭爲呂氏嚴氏所本
亦似太虛案胡氏纂疏曰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今幸有魯頌

以補春秋之闕誦其詩者尙何過疑之有劉氏通釋曰春秋不書常事作泮宮之事經固宜無所見也至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鹹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淮爲淮夷之病鄫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耳張氏次仲亦曰齊語東南有淫亂者萊莒徐夷一戰帥服三十一國又謂桓公南伐以魯爲主魯從霸主以征伐歸而策功飮至則各自以爲功此亦人情之常非無據而盡屬誇大者三說庶得其平

君克明其德故士克廣德心君明臣良之道也桓桓于征三句勇於公戰也不吳不揚二句怯於私爭也皆非廣厥德心者不能

何氏古義曰多士克敵而後雖各有大功可稱而皆能恬以居之不喧譁不矜躁從不聞有以彼此相爭競之語爲僖侯告者第見其濟濟然皆於泮宮而自獻其功焉非其從公于邁受教有素於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安能有此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蔡汝楠云古人勞農訊獄獻馘飲至皆於學宮示學政之出於一也

錢氏謂角弓四句言班師之事蓋師凱旋在道弓弛而反徒見其觩然上曲而已汪氏異義亦謂此章當爲戰勝凱還軍行在道時事故經下言既克淮夷又此篇主頌僖公修泮宮後四章雖紀述克服淮夷而五章言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末章復歸美於泮宮之德化至敘述淮夷之克止言在泮獻馘獻囚獻功其

於戰功正不侈陳之也蒙案二條申明傳義既得詩指揆之前後章文勢亦無不合實優於箋疏所云設言不戰失之

孔淑不逆淮夷卒獲應五章淮夷攸服箋於孔淑句以士卒言失之

式固爾猶王述毛謂能固執其大道箋謂堅固女軍謀箋義似善而述毛之義尤正大亦與三章順彼長道應而四章所云舉該其中蓋至秉道不易而行師勝算特其道之一端矣卒章復蒙五章既作二句言之古人文法之密如此

此詩言泮宮之修文武未嘗偏廢而以文始以文終一本之於德用意深矣抑非秉禮之國去周初未遠何以及此篇中雖有溢美而僖公之造士視學明德化民行師服遠無不該舉猶可

想見其遺意有補世道非小况魯之多君子固周公魯公之遺
澤僖亦有功焉則詩又焉可誣也

閟宮

閟宮毛鄭皆以爲姜嫄廟毛謂在周於禮合矣然於魯無與鄭
謂卽奚斯所新於詩辭合矣然魯何以立其廟魯無后稷廟况
姜嫄乎藍田呂氏曰閟宮魯廟非姜嫄廟言赫赫姜嫄者推本
周家所由興朱子亦曰閟宮者魯之羣廟卽就鄭義變之而後
於禮制詩辭皆合呂嚴從之殆無可疑陳氏啓源力詆集傳爲
誤案詩以此發端乃爲後龍旂承祀以下立根新廟奕奕正實
實枚枚之所以然至篇終方結明耳寢廟皆新此不言寢者將
歷陳后稷以及周公不當兼舉寢也詩旣以廟始以廟終集傳

以詩爲修廟作正得其實但詩辭主於張大則序所云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亦得詩意之所存集傳指其事序論其義原不相悖說詩者無偏廢可矣

集傳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漸著蓋有翦商之漸矣許氏以爲實始翦商謂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大王非有翦商之謀也集傳止曰蓋有翦商之漸謂其國自是而漸大眞得詩人之意矣而論語集注之云則未及改定也案此本之其師仁山金氏最允

纘敦治旅衆咸同也武王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案鄭之解上句固是而解下句則未安先祖未嘗有其功何云同也集傳則曰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

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義最不易季氏本申之曰敦如敦琢之敦故訓曰治之克咸厥功見其以一心而成功葢爲周公有大功發也亦善王氏書述聞曰咸者滅絕之名咸與滅古字通左傳克滅侯宣多謂滅絕也陳氏疏本之謂詩克咸與左傳克滅同蒙案厥功而曰克滅則是滅其功矣於文義不順且侈言滅絕亦豈所以語聖王應天順人之師非也

傳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箋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牛角爲其觸抵人陳氏疏引說文楅以木有所逼束也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鄭司農注謂夕牲時祭前夕之牛必設楅衡者卽穀梁傳展觓角而知傷之意杜子春解楅衡以爲持牛令不得抵觸人豈是謂與案封人之設其楅衡謂夕牲

時也此夏而楅衡謂祭前三月𦇧於樴人者也陳以此言祭夕飾牲似未然至以卽穀梁傳展觓角而知傷之意則是不然凡牛皆應防其抵觸奚獨於祭牛楅衡之爲封人注楅設於角衡設於鼻非是犧尊傳有沙羽飾各本無羽字陳氏疏據疏此傳言犧尊有沙羽飾文疑沙下奪羽字今從之疏引春官司尊彝獻尊鄭司農注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皆讀爲娑傳言沙卽娑之字當矣又引阮諶禮圖尊腹畫爲牛形王肅以尊形如牛而背上負尊而云未知孰是王氏禮記述聞引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子俶眞篇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則是以木爲尊而畫以沙羽爲飾不當如諶與肅之說知毛鄭有本不可易

俾爾熾而昌以下箋以爲皆慶孝孫之辭善矣然下章四俾爾又作何解鄭箋言其慶究是何人慶之疏以爲作者喜而設辭慶之又重慶之則非一例矣況果作者慶之鄭孔之義固以詩爲史克追頌則方詩之作僖公之薨久矣何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哉集傳曰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是也蘇氏於下章亦曰此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爲安也此謂是國人稱願方於情事相符且又上下一律呂氏述之嚴氏謂觀篇中多未有事實而願其如此如曰俾爾耆艾黃髮兒齒曉然爲生前祝頌之辭蓋生前作之後乃聞之天子以文過耳未必得請而後作也案駉詩序得此說乃於詩辭可通顧氏學

詩反斥嚴爲以文辭害志恐非

三壽作朋箋訓三卿爲是上下皆言國勢之堅固此言堅固之所以然僖公大臣季友文仲之倫並享永年故謂之壽君臣同心故謂之朋戴氏以三壽爲上壽中壽下壽之人作朋言皆得與爲比壽由是引而極之故又曰如岡如陵然專祝公之壽自在下章此當以箋疏爲正王氏困學紀聞所載晉姜鼎銘保其孫子三壽是利彼自謂上中下三等之壽與此不同

司馬法述古者軍賦之制有二說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

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鄭與孔賈以前所云爲鄉遂法後所云爲公邑都鄙法戴氏考正以是詩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一乘士徒凡三十人者適合主後一說非也

清人二矛重英箋二矛夷矛酋矛也此二矛重弓則云備折壞孔氏兩疏皆以清人爲守國之兵短此爲攻國之兵長然彼守國既有酋矛無以見攻國之必無夷矛也案詩言二矛自是二等之矛所以隨其宜而用之豈一矛有二以備折壞之謂哉酋矛雖短於夷矛猶長於戈殳戟記所云長短統五兵言未嘗專

就矛言集傳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足正其失矣箋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而荅臨碩曰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二軍之大數箋義爲正若臨碩乃未定之說諸家亦並從箋也胡氏春秋作三軍傳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彊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義最分明

詩辭誇大願其言有大繫於世道者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
我敢承是箋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
舒天下無敢禦之集傳亦謂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
之此皆見其大者也當時齊桓倡興霸業魯僖與爲同心其事
皆以攘夷狄衞中華何必問其役之或與或不與哉自王室東
遷以來戎狄熾於北荆舒横於南天下之勢蓋岌岌矣卻外安
內獨桓文能有其功魯與諸國能襄其勞魯頌能形諸歌詠以
示久遠不可謂非天下之公言也孟子兩引是言一以斥許行
一以辨楊墨而皆以爲周公之詩蓋以詩辭於崇正黜邪最有
功僖公實未足以副之而篇首由周公及僖公故斷章取義而
直以周公當之非眞謂是周公事也草廬吳氏魯齊王氏既欲

易其篇第而翟氏灝陳氏疏又以公車千乘至則莫我敢承爲指言周公以求合於孟子毋乃多作此周旋邪若蕭氏謂可以當戎狄懲荆舒而莫之禦言其强也李氏嚴氏均作頌祝之辭又失之太虚

戎狄之戎箋北當戎與狄集傳戎西戎箋爲是春秋爲中國患者皆北戎故僖公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齊語云北伐山戎剌令支斬孤竹而南歸若西戎則自平王東遷中隔强秦左傳於秦穆取王官及郊之役云遂霸西戎史記以爲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與齊桓事無涉知經所云北戎非西戎也

壽胥與試箋以爲講氣力不衰倦此非頌君之體也王氏謂壽

考者相與爲公用蘇氏謂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爲用又與詩辭祝君以壽不合范氏補傳曰髮白而復黃背有鮐魚之文皆有壽者之證也魯人旣願僖公之壽故欲舉有壽者之證皆試驗之也故曰壽胥與試戴氏亦曰胥皆也試用也言黃髮台背諸壽之徵皆與之歷用備有也得之旣願以黃髮台背之壽徵皆與僖公以試之下乃祝其萬有千歲長此眉壽無患害正立言之次第

六七兩章蘇氏曰龜蒙鳧繹魯之四山其餘則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集傳呂記本之朱氏疏義謂又以發上章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之意顧氏謂承上外攘事而言蒙案兼之爲是

劉氏通釋曰泰山曰所詹龜蒙曰奄有鳧繹曰保有皆以魯地而言也其餘非魯所有則皆以遂荒總發其辭而致其願望於公也案詩以魯地所有言者申四章安內之意以非魯所有言者申五章攘外之意而以內外之詳略爲次第　一統志泰山在泰安府北五里龜山在兖州泗水縣東北五十里新泰縣西南五十里蒙山在沂州府蒙陰縣南接費縣界舊志蒙山縣亙百二十里有七十二峰三十六洞鳧山在兖州鄒縣西南五十里接魚臺縣界縣志山分東西名曰雙鳧繹山在鄒縣東南二十里亦曰鄒嶧山

繹當僖公時已屬邾國地云保有者王氏地理考以爲亦頌禱之辭與上章泰山龜蒙不合陳氏啓源以爲誇辭魯君臣欲吞

邾作頌者情見乎辭恐詩人不宜有此陳氏疏引漢書地理志魯國騶故邾國繹山在北謂邾魯附庸國故繹山在魯字允矣附庸之國統於諸侯蒙顓臾所主而以爲奄有則鳧繹可推邾於齊桓時受王爵命爲子非復魯之附庸然實始封所錫此方言復周公之宇因仍從故境之例見其不由侵削耳

傳淮夷蠻貊而夷行也南夷荆楚也段氏曰上四字複舉經文下四字當有闕文夷蠻貊三字皆統於淮字謂在淮浦而有夷蠻貊之行者也蒙案疏文則傳蓋本作淮夷蠻貊淮夷而蠻貊行也觀其一曰淮夷爲蠻貊之行再曰淮夷如蠻貊之行足以知之矣淮夷其本稱而蠻貊則以甚其行耳

顧氏以八章承上內安之事又蒙祭祀獲福而言邦國是有卽

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之義姜氏廣義又以詩極言功業而歸結處只言家庭聚順夫婦子母之常蓋必家正而後朝廷正國治而後遠人服也案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固於內寢而宜大夫庶士即於外寢已爲卒章路寢張本詩之頌辭侈矣而歸重在於復周公之宇復祖業遵王制一舉而二善備焉立言之義蓋如此

傳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以許田常在許旁實之一統志常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府志今薛城南十里有孟嘗集或以爲即古常邑史記越世家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索隱常邑名即田文所封河南許州府石梁縣東南有魯城即許田陳氏疏謂常爲魯之南境許田成王營雒邑時以爲周公朝宿

邑是卽魯之西境此頌僖公復故宇乃就故宇極邊邑言之耳鄭皆以申傳而疏謂爲易傳非也

一統志徂來山在泰安府東南四十里水經注汶水又西南流逕徂徠山西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父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亦曰尤崍之山也宮山在新泰縣西北四十里接萊蕪縣界卽新甫山縣志相傳漢武封禪建離宮而改名

傳以新廟爲閔公廟疏謂閔公後死禮當遷入祖廟止可改塗易檐不應別更作之據穀梁文二年傳爲說毛之失明矣至先妣之享惟周爲然魯則否鄭以新者姜嫄廟亦未爲得也疏申以爲首章言閟宮卒章言新廟明是修彼閟宮使之新固是此

非尋廟無以當之且雖寢廟竝言然於新廟則以奚斯所作繫之賓主歷然則謂詩因修廟而作集傳良是惟輔氏黃氏佐以路寢爲廟後正寢非朱子仍傳箋之意

傳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箋申以教護屬功課章程疏於魯頌譜云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案序云史克作頌又下文孔曼且碩正承作廟言若謂作詩則語勢橫亙三家不見此序故別爲義文選李注引薛君章句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此可推見而陳氏疏從段氏說以毛同於韓殊乖經序傳箋之指

安溪李氏曰頌僖公能新寢廟以承祀也前四章敘魯得用王禮以祭祀之由次四章敘僖公有武功以修周公之緒而卒章

則是詩所以作也
寢廟竝建前數章詳言僖公恪恭祀事矣四章末至八章則皆言其安內攘外之功克以鞏固邦家如此見當日以太平升事宮室不爲侈也葢能復周公之宇則任魯無愧爲中興令主而居第之營罔非所以蔭芘子孫矣此其作詩之義乎不然依序詩作於史克之手不應鋪張揚厲至是也
陳氏啓源以朱子更舊分章句爲非然朱子所更悉以韻斷初非苟然安可輕詆姜氏謂古本長短不齊有一章多至三十八句者蘇氏朱子皆正其誤嗣後元吳氏金氏明何氏互有更置皆無庸也朱子定本義自可通得之

學詩詳說卷二十九

學詩詳說卷三十

平湖顧廣譽惟康

商頌

一統志陝西商州柳星張分野鶉火之次商洛故城在州東水經注丹水東南過商縣南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在太華之陽皇甫謐闞駰竝以爲上洛商縣也殷湯之名起於此矣商山在州東河南歸德府房心分野大火之次商丘縣睢陽故城在縣南左傳襄九年士弱曰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注商丘在宋地史記命微子代殷後國於宋注世本曰宋更名商丘曰睢陽秦置縣

顧氏日知錄謂商頌在魯頌後草廬吳氏以大師所職者當代

之詩也商頌爲先代故次之周魯之後顧氏學詩又謂次於商頌前者頌雖繫魯實皆周代詩以魯終周非以魯匹商也說竝精覈

史記宋微子世家贊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裴氏駰集解引韓詩章句亦美襄公索隱駮之以爲今存五篇皆商家祭祀樂章非考父追作又考父佐戴武宣在襄公前且百餘歲安得述而美之蘇氏亦有辨論葢三家傳詩不得事實而以意說在雅頌亦不能無外如此而語類又謂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之辭自是奧古非宋襄可作尤得其深云

何氏一碧曰商頌五篇似是二體前三篇猶與周頌不遠下二

篇則迥異矣分章成體其卽周雅之先聲乎

姜氏廣義曰商頌有異於周者周頌三十一篇皆作於周公故有一詩而羣廟用之後雖有制作之才不敢增周公之舊也商頌則三宗皆有頌隨時遞增此其異者也而商頌之同於周者祖功宗德百世不遷始得爲頌故周之大祖二世室皆有頌成康雖曰賢君而親盡則祧也商則大祖三宗皆有頌盤庚祖甲雖曰賢君而親盡則祧也非不遷之廟則無頌也此其同者也

那

置我鞉鼓傳引明堂位文殷人置鼓箋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歐陽氏以爲商人歌頌成湯功德不應舍大舉

小然殷尚聲此方盛言聲樂故卽就樂舉其爲一代之制者以見湯功德且樂器雖多所改乎夏者楹鼓外無聞焉詩據以爲言固宜其言植鼓猶有瞽之樹羽縣鼓耳

湯孫傳謂湯爲人子孫以與武丁孫子一例箋易爲大甲歐陽氏以頌言湯孫者斥主祀之時王自大甲至紂皆可爲湯孫集傳呂記主之案疏申曰孫之爲言雖可以關之後世以爲追述成湯當在初崩之後大甲是殷之賢王湯之親孫故指謂大甲良有理湯在位時嘗命伊尹作大濩大甲嗣位必多述成湯功德播諸頌歌如周頌之首皆言文王也惟作之非一故有存有亾則以是詩作於大甲時烈祖之稱湯孫之號皆其據實考之詩辭尤合也又商人質故云湯孫周頌則曰孝孫矣

綏我思成箋安我所思而成之蘇氏曰安我所思成之人本鄭義而小變焉集傳疑鄭有脫誤欲取蘇以正之案謂安我所思而成之則歸重在成字就烈祖言之也謂安我所思之人則歸重在綏字就湯孫言之也二者俱通但烈祖賚我思成蘇亦曰畀我所思成之人則非立言之體集傳呂記並不用其說文法旣同訓釋不宜互異仍以鄭爲正

傳周尚臭殷尚聲已舉是詩之要而節次未之及也蘇氏引郊特牲商人尚聲之文并及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云云然後首四句爲祭之始次八句爲祭之中次四句爲祭之終而全詩之節次以明足補傳所未盡

陳氏暘曰堂上言依我磬聲則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言鞉

鼓管鏞則祝敔笙簫之類舉矣
經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閔馬父述之則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此曲禮所謂必則古昔稱先王者也如是立言即本恭敬之意嚴氏乃以作爲作樂何與
奏假二句主祭之誠溫恭二句助祭之敬一即始以見終一舉終以該始也箋於溫恭以禮儀言執事以薦饌言近是錢氏詩學謂朝夕自將祭以至祭畢執事自迎尸以至送尸也溫恭於無事時言有恪於有事時見則益分明蓋此專就祭言也或以朝夕指平居說者失之
顧予烝嘗鄭以顧猶念蒙上嘉客蘇氏蒙上烈祖案以臣子助祭爲念予非立言之體且篇終結通章宜言烈祖眷顧又烈祖

亦有是二語其上云來假來饗降福無疆正言神明之眷顧箋訓將爲助不如蘇訓奉之當也

烈祖

序祀中宗箋以那詩烈祖稱成湯此烈祖亦稱成湯爾爲爾中宗蓋商文質樸固不以爲嫌也歐陽氏以爲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湯之後世以湯爲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爲祖此常事也誠是通論然觀衛蒯聵以烈祖稱康叔文祖稱襄公烈之爲名恐非概施且以爾爲時主祀之王則於下稱我稱予文勢相妨未若箋義之允

辯說曰詳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詩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蒙案此

說良是宋世家贊稱追道契湯高宗不及中宗三家詩葢亦然但殷武亦稱湯孫之緒則湯孫之稱自屬爾字似別有指故彙纂曰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商頌得於周大師十二篇而今只存五篇中有祀中宗之詩而古序或傳之有自其亦庶乎可徵者與

箋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女女中宗也言成湯之業能興之也嚴氏曰時祀中宗故以此所指中宗及爾中宗者謂湯創之中宗興之商祚久長皆湯及爾中宗爲之也以中宗配創造所以大中宗之功案詩辭正以推崇中宗此二說得之蔡氏曰箋曰烈祖鄭以爲成湯歐陽以爲中宗二說俱通但烈

祖之稱已見那詩則此亦以爲指成湯似有依據且詩頌其子孫而推原於祖宗之錫福於義當然也

蘇氏曰嗟乎我烈祖成湯從鄭爲說與歐陽不同呂氏旣主歐陽以烈祖爲中宗而復載蘇說又非全書附注之體蓋欲删成湯二字而誤仍抑將易成湯爲中宗與此亦其未及修改處

箋釋亦有和羹以下盡歸美諸侯此非立言之體歐陽氏駮正之當矣集傳呂記補所未盡益善呂以旣載淸酤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鬷假二句當通謂祭時詩惟約軧錯衡三句言諸侯以見合萬國之歡心下我受命溥將三句又卽臣工明昭上帝迄用康年之意皆以陳祀事之肅恭而先王之錫福者遠也箋解我受命溥將不可通

詩旣云以假以享又云來假來享來享之享唐石經作饗傳於以假訓大箋訓升其釋來假來享曰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疏引王氏肅曰祖考來至來享嘉薦因謂音爲格故訓至案王義以來享爲歆享正唐石經之所本歐陽氏謂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集傳呂嚴竝從之本音亦謂享饗二義不同今從石經近儒多主上下皆本作享然卽字本作享文承我受命溥將三句而言當謂神之歆享其祭非謂諸侯之進獻於神仍以王與歐陽之義爲優也

疏引異義魯說匡衡以中宗廟以時毀古文尚書說中宗廟不毀許引公羊貢禹說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斷從古文尚書說

鄭從而不駁劉歆毁廟議亦云或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匡治齊詩而云魯說者時方尚魯詩通顯之後又以魯詩著於時也

李氏曰那之詩但言作樂烈祖之詩但言酒食非祭成湯之時則無酒食之味祭中宗之時則無籥管之聲也詩人各隨其宜而言之爾蓋以大樂之奏所以發揚成湯之德故那之詩專言作樂烈祖之詩所以不言也

項氏家說曰那與烈祖二詩皆五章章四句以韵考之可見獨第五章各加顧予烝嘗湯孫之將二句以爲亂辭據他詩例當稱五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何不可者而必欲準之周頌以爲一章則失之牽合矣國語稱那之末章爲其輯之亂則元非一章

明甚又長發殷武皆明著章數不應一頌自爲二體也玄鳥一詩亦當分四章章皆五句獨第三一章七句此詩每章之首皆承上章末字發辭正與文王下武等詩相類此皆其分章處也要之商魯二頌自與周頌不同其辭氣深淺較然可見烏得以一律竝言之哉許氏引之而曰商頌皆毛鄭章句而朱子從之今著項氏說以存異義案許氏以先儒之本未可輕更而項說有理亦學者所當知故其權衡如此云

玄鳥

序玄鳥祀高宗箋祀當爲祫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釋文毛王如字疏申毛曰或與殷武同爲時祀案陸孔皆以王說爲毛義夫果同爲時祭何煩別作爲詩毛意恐未必然李氏謂

詩歷言殷之先祖實爲高宗設然詩爲祫祭詩辭可徵顧氏學詩曰經述契湯先后而武丁之下又加孫子之號與常祭殊異蓋爲高宗喪畢與羣廟之主合祭於契廟故對契湯先后而稱爲孫子言祖宗締搆相傳之天下至今光復舊物者在此孫子也知鄭義爲允

序箋釋文正載古者喪三年既畢祫於大祖明年禘於羣廟而附注禘夾一祫爲後本疏引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具引魯禮禘祫志正是前祫後禘而卒以或本爲誤云定本亦無此文陸孔所見略合若此今注疏反用或本顯與陸孔違戾乃舛謬之甚者陳氏疏斷從或本非是鄭所爲魯禮禘祫志以鄭義證鄭說竝無出入

也

箋釋玄鳥生商之義頗略意以生民箋與此傳文可參觀而得也疏申之殊未審生民箋以姜嫄爲高辛氏世妃則簡狄亦高辛氏世妃世次正相當也傳以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生民箋於以弗無子且以爲郊禖矣於此有不以爲郊禖乎蘇氏洵謂史遷以不祥誣聖人而許氏述其師金氏說玄鳥之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葢古人以玄鳥至之日祠於高禖以祈子也簡狄以是日祈焉而孕故傳述其感生之祥史以行浴墮卵之事附之幾於囈矣蒙案吞卵之說葢出附會而行浴尤爲事所必無金氏據詩駁正義不可易

箋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疏謂亳地在河洛之

開書序注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也又述皇甫謐說穀熟爲南亳蒙爲北亳偃師爲西亳因申明鄭說其義有三一尸鄉爲殷湯所都本之地理志是從舊說二以中候洛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洛東三引立政三亳阪尹注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其尹皆在阪而謐所言三亳非皆有阪視書疏爲確矣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曰續漢書郡國志成皐爲縣名屬河南尹緱氏有轘轅關緱氏亦屬河南尹則成皐轘轅皆近亳也郡國志穀城有函谷關穀城亦屬河南尹則函谷亦近亳降蓋函聲之轉降谷即函谷也志又稱宏農郡宏農故秦函谷關函谷關有二者漢書武帝紀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宏農縣應劭注

云去宏農三百里然則新安函谷之於亳比宏農故關爲近鄭所云西降谷當指新安之函谷也蓋鄭以亳邑北臨大河故於其東西南三面推求而以成皋轘轅降谷當三亳阪險之處也皇甫南亳北亳西亳之說不可信案成皋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轘轅山在河南府偃師縣函谷在河南府新安縣其故關在陝州靈寶縣盤庚言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馬鄭王皆以湯始居商丘後遷於亳爲五遷之二則湯始固居穀熟矣謐之言曰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眾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王氏鳴盛以爲商丘本不名亳觀漢志但於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縣山陽郡薄縣不言是亳可見蒙謂湯遷偃師之亳自在

旣有天下後其未有天下則居商丘而孟子云湯居亳尹亦自言朕哉自亳明商丘原名亳其偃師之亳恐是以發祥之地名之特謚不當以偃師非湯都且強分穀熟爲南亳蒙爲北亳以與偃師合當立政之三亳故王氏謂旣名三亳宜遠近相等乃商丘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若蒙穀熟相去只數十里奈何強分爲二以充數誠中其失然必謂穀熟古但名商丘不名亳則亦無以服前人之心穀熟旣本名亳湯之受命自在穀熟之亳而非偃師之亳也

釋地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閒曰兖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此蓋殷制其說本之李氏巡孫氏炎諸儒相承無異義也

在武丁孫子王氏肅曰在武丁之爲人孫子也李氏亦曰詩言在武丁孫子非謂武丁之孫子但指武丁一人也甚明鄭以高宗之孫子爲言集傳呂記從之葢以湯孫爲例耳嚴氏謂子孫祀其先王而誇言己之武德義未爲安況武丁之後無顯王乎尤允足知武丁孫子與湯孫之云不同湯孫可以言大甲可以言大甲以下之王意主後王元鳥言契言湯言先后對契對湯對凡先后則武丁爲孫對先后中之小乙則武丁爲子意主武丁觀武丁孫子之稱益知鄭喪畢祫祭之義可信而鄭不能自持其說以解與湯孫一例所拘也

武王靡不勝疏申毛以武丁爲人子孫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是矣而未直指武王爲成湯也曾氏以

武王爲成湯最當然云湯無敵於天下則眞謂是言湯事矣朱氏通義安溪李氏竝以武王卽湯武丁於武王之事無不勝任方氏顧氏略同葢指下肇域事言之方於上下文勢及長發武王之稱皆合

箋肇當作兆兆域正天下之疆界亦善但依本字自通王氏肅謂商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爲境域此作始義末若集傳訓爲開與江漢之肇敏戎功同尤允要之訓開仍得以包鄭義卽江漢之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見古來天下一統未有不先正其疆界者　於湯云正域彼四方於武丁曰肇域彼四海此所以爲武王靡不勝也

邦畿千里三句箋言其爲政自內及外疏申以爲先安畿內後

正四海李氏亦曰王畿千里乃斯民之所止也先正王畿然後
正四海王畿者四海之本也嚴氏又曰京師諸夏之根本王畿
之內人心安定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卽此可見武丁中
興規模

傳景大員均釋文河王以爲河水疏申傳以政教大均如河之
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葢卽王義恐未必得傳指李氏謂
諸侯輻輳而至於河近之而未盡陳氏疏曰景與京通京爲大
故景亦爲大員讀爲圓說文圓圜全也讀若員管子有地員篇
地員卽土均周禮廋人正校人員選員選卽均齊是員爲均也
傳之大均承上文四海來假來假祁祁而言葢高宗都景亳在
冀州域內三面距河故詩人言四海之朝貢來至於河者乃大

均也案傳所云大均意謂朝貢道路之均以洛視偃師則洛爲
均以偃師視他都則偃師亦爲均也陳說爲優

長發

序大禘也集傳謂此亦爲祫祭之詩蒙案周禮春官大宗伯以
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宗廟之祭肆獻祼饋食在四
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先鄭
曰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鄭駁異義曰三
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禮讖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
禘也說文云禘諦祭也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大合祭先祖親疎
遠近也周禮曰三歲一祫適與鄭合足徵其可信而鄭雖詩序
箋曰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祫通典引禘祫志推周禮禘祫法禘

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祇及遷主不兼羣廟通典引禘於大廟之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韓詩內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此禘祭毀廟之明證也曾子問孔子述老聃云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於祖爲無主耳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此祫祭毀廟未毀廟之明證也詳此詩玄王武王而外獨及相土相土契孫其廟已毀詩又詳言湯事葢以合食於祖而然則是祫祭疑集傳爲得之

鄭於禘祭有以爲昊天者有以爲感生帝者如祭法殷周禘嚳注謂祭天於圜丘其說可從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楚語天子禘郊之事則必自射其牲凡先郊言者當指圜丘漢書韋元成等奏議引禮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云如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固不自鄭始矣鄭此箋曰大禘郊祭天也亦引禮記文果爾則殷人郊冥詩中何不一及冥禘是定名不容旣以稱圜丘又以稱郊且明曰郊矣何以又兼禘之名也若陸氏湻以爲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疏遠不敢褻狎故也張子及龜山楊氏據之以此爲禘帝嚳然嚳旣

不立廟與主矣惟宜爲壇以祭而祀於始祖廟始祖正西向位久矣而退居配位事難施行陸說殊於經傳無本且詩果祭帝嚳何以略嚳而詳契與湯耶

濬哲維商疏謂總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夫詩之所陳多矣而徹以濬哲一言蓋非哲不足燭萬事之理知而不深亦不能以時措咸宜也

禹敷下土方集傳方字絕句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宋世必多誤連下句讀故云然嚴氏猶於土字爲句顧氏學詩又引書序帝釐下土方斷從集傳陳氏啟源謂孔申毛鄭云禹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外之大國於是畫其疆境則解爲四方而屬上句先儒句讀元如此不始於集傳案當於方字爲

句兼有韵可據

玄王集傳後說以玄鳥降而生得之箋承黑帝而立子歐陽氏引老子玄之又玄均未安傳桓大撥治箋廣大其政治陳氏疏謂桓楹即大楹桓圭為大圭此桓字確詁釋文撥韓詩作發發明也義與傳近蘇氏訓桓以武而云武而能治雖古者文武不偏廢然契敷五教非用武事下亦但言其率履不越不若傳箋之當也　錢氏詩學謂桓通作和漢書注陳宋之閒言桓聲如和桓撥謂和以撥之即舜所云敷教在寬義不逮毛而優於蘇

受小國是達二句箋堯始封小國舜益封大國之說疏以為本之中候握河紀河命此必西漢諸儒說詩如此緯書援以入之耳陳氏啟源引史記三代年表褚少孫云堯知稷契賢故封之

契七十里稷百里此可槪見王氏謂隨所受大小能達其道則經兩國字爲贅辭矣

卒履不越傳箋訓履爲禮集傳從之陳氏疏謂漢書（宣帝紀蕭望之傳）說苑（復恩篇）引詩竝作禮禮本字履假借字是也（蘇氏謂履蹈也不如舊義）五品五典約言之則曰禮契以身立教而後民從教也集傳就契說爲長

相土烈烈二句箋謂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疏引王氏肅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也桼經云烈烈云海外有截鄭義爲允疏所云分主東西威加一面是矣如大公亦是爲王官伯故得征五侯九伯非但居司馬之官而已

帝命不違並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與卒章有震且業微礙蘇氏易以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善矣蓋惟不違故雖經中葉之震且業而復降湯以興商也鄭訓降為下謂下士尊賢據晉語降有禮之謂於經文不遲難通集傳降猶生也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生其時劉砥所錄謂如維嶽降神之降呂氏同之良是聖敬日躋以下王氏集傳之義尤不可易

四五兩章言湯之未有天下諸侯已來朝貢臣服於商也蓋湯一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是時之朝商者固多矣姚氏書湯誓說云長發詩先言湯受小球大球朝諸侯之事而後敘伐昆吾夏桀蓋湯之為天子在滅夏之先桀之時諸侯歸商亦若紂之時諸侯歸周而已湯豈遽即天子位哉張子曰一

日之閒天命未絕猶爲君臣

小球大球王氏以爲小國大國所贄之瑞是也箋謂小玉尺二寸圭大玉卽珽則帝制自爲矣綴旒傳綴訓表旒訓章陳氏疏曰古綴表同義連文荀子臣道篇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荀謂斬焉枉焉不同爲而齊之而順之而壹之此則章明法度之謂也甚明王氏念孫據廣雅拱捄法也拱捄皆從手而訓亦同其從玉作球假借字耳此承上文帝命式于九圍言之言受小事之法大事之法於上帝故能爲下國綴旒爲下國駿厖所謂式于九圍也廣雅拱捄竝訓爲法殆本於三家與說亦良是但毛本作球訓玉嘗主毛王二氏義附存是說以備參可也

不競不絿三句治內也敷奏其勇三句治外也治內之道在中和治外之道在武勇施行次第如此故能伐三蘖伐夏而有天下

小共大共駿厖傳駿大厖厚王氏肅曰言湯爲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

集傳先云未詳然後於小共大共兼引三說而首載王氏義於駿厖竝引二說而先載毛義可謂慎矣輔氏謂駿厖當從董說謂馬也與上章綴旒皆譬喻案綴旒如毛義本非譬喻此亦不應作譬喻董氏取喻於馬其義爲短故集傳置之於後輔之從董說非朱子意也秦氏日箋曰馬豈所以比先祖終不若從古注爲安陳氏啟源引葉氏夢得論齊詩眞僞未可知然則董所

引果足據信乎箋駁之言俊也疏申以爲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於義亦無取陳氏疏曰表章者言法度章明大厚者言章明之法度又能篤厚而行之也引荀子榮辱篇文爲證允矣　龍傳和也箋當作寵案此各一義俱通

輔氏謂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不震動不戁竦卽周頌所謂無貳無虞之意朱氏解頤謂敷政優優本上章聖敬言敷奏其勇則又以爲下章征伐張本也三章兩言湯矣至六章復稱武王者以見其伐桀而爲王也則前此未爲王亦明矣疏於章末曰羣惡既盡天下廓清成湯於是卽眞爲天子最是

歐陽氏謂毛以苞爲本櫱爲餘訓詁是矣考文求義謂一本而

生三蘖也大者爲本小而附者爲蘖夏所謂本也韋也顧也昆吾也所謂三蘖也其說至確集傳呂嚴從之案箋苞訓豐而以桀與二王後并數爲三蘖殊無理毛意當與歐合

一統志韋城廢縣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南本古豕韋國顧城在今山東曹州府范縣南三十里即夏顧國昆吾故城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

有震且業傳義爲長既言伐桀然後申應三章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之意謂昔在中葉嘗有震且業矣允也商爲天所子是以降予之以卿士實即阿衡實左右商王以伐桀有天下也降即湯降之義云有震且業明其爲天所子所以降之不遲也湯降不遲復降生伊尹以左右乎湯益見其不遲必及伊

尹者猶大明之言維師尚父亮彼武王也姚氏詩說疑其辭意
不順欲移昔在中葉二句於百祿是總之下殊失詩指
劉氏謂禘於大祖則功臣與祭蘇氏亦謂伊尹葢與祭於禘集
傳引商書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
於商之世與案何氏休公羊解詁禘所以異祫者功臣皆祭也
卽據此詩爲言其義正合然何以禘兼羣廟而鄭祇及遷主故
鄭無與祭之說集傳以詩爲祫祭功臣配享禮固宜之

殷武

金氏綱目前編曰高宗之德烈衆矣而獨首歌其伐荆楚之功
則當日戎狄之患莫有大於荆楚而高宗之功亦莫有大於伐
荆楚者故朱子疑此卽易所謂伐鬼方者焉豈以三苗復九黎

之德家爲巫祝民神雜糅是以荊楚舊多淫祠故謂之鬼方與
許氏曰高宗中興之功必以伐荊楚爲大故作頌者惟言此以
見殷之復治者在是蓋蠻夷猾夏聖人所憂四夷來王盛德所
及也
漢書地理志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又郢縣楚別邑故郢一統
志郢縣故城在湖北荊州府江陵縣東南又枝江縣有丹陽城
在縣西後漢郡國志南郡枝江有丹陽聚班所謂楚文王自丹
陽徙郢者當即此地疏曰武丁世不知楚君何人即所都亦不
可考箋以罙入其阻爲踰方城之隘一統志方城山在河南南
陽府葉縣南四十里跨豫州境
裒荊之旅箋謂克其軍帥可也謂俘虜其士衆則非王者之師

矣呂氏謂如句踐棲於會稽之類則未見其輸誠下何以郎言有截其所也蘇氏以爲致其衆集傳從之當矣罙入其阻是窮兵深入故以伐荊楚郎易所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亦集傳用蘇氏說者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誤以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屬武丁遂以氐羌爲鬼方古帝王從無頓兵絕域之事況於三年凡以鬼方爲西戎北狄者未知三代賢王舉動皆可傳可法者也湯孫之緒箋謂是乃湯孫大甲之等功業王氏肅又謂於所伐截然大治是湯爲人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皆於經無當朱子舊說湯孫之緒業皆高宗之功猶未直指湯孫爲高宗集傳則曰湯孫謂高宗更無疑義矣

箋於二章以爲所用責楚之義固然矣至三章以及五章皆爲告曉楚則失於限制王氏蘇氏皆不從之李氏謂鄭以二章至五章爲責楚之辭王氏獨以二章爲責楚之辭自三章而下皆述高宗之事王說爲優良是案經傳言高宗之盛德多矣特以攘外功大故先及之耳何以始終不出是舉卽專頌伐楚一事又何以略戰功而詳告諭皆於立言體例可疑陳氏啟源諸家堅執舊義恐未觀其通也

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蘇氏易以曰此商之常禮也蘇說是王氏謂高宗能治夷狄故天下無有不服蘇氏謂荊楚既服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於禹績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解庶可以免咎矣集傳言荊楚既平而諸侯

畏服也案三章之義諸說盡矣平荊楚是撥亂反正之法令天
下諸侯各盡心於農事是長治久安之法
天下多故必自長民者不敬民事始故多辟歲事來辟所祈王
勿予禍適者惟曰稼穡匪解而已孟子言先王巡狩亦曰土地
辟田野治則有慶土地荒蕪則有讓三代賢王咸兢兢守是法
故井田歷數千載而不壞也
箋以四章復言成湯益見左傳聲子引此云此湯所以獲天福
也故謂以成湯事告曉楚然古人引詩斷章戎狄是膺荊舒是
懲本詠僖公而孟子引以爲周公亦猶是耳王氏始更正但李
氏所引王說天命天子降而監之諸侯爲下民所嚴敬者賞不
僭也刑不濫也不敢怠遑者則命于下國封殖之以福上下命

字既各爲一義且仍言諸侯不言高宗詩指安在集傳最得其義下民有嚴謂下民爲上所嚴敬也天監視高宗能嚴敬下民而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故命於下國使皆帖然臣服以大建商家之福言其所以受命而中興也下民有嚴卽顧畏民嵒不僭不濫所謂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也不敢怠遑所謂不敢荒寧也此章正言高宗治天下之事高宗中興全量於此見之

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三章朝諸侯之事四章有天下之事也天下本殷有至是而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眞爲天下共主矣故曰封建厥福中興之功與創業等天所命也故一再言天命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建首善自京師始國治而天下平也赫赫厥聲濯濯厥靈何以然其道在不僭不濫不敢怠遑賢王事業總從小心敬畏來使專恃兵威而已盛之極衰之始矣壽考且寧二句洪範之身康彊子孫逢吉也

景山疏申傳箋但云大山集傳斷爲山名湯所都語類據春秋傳商湯有景亳之命范氏補傳王氏總聞同此以閟宮徂來新甫例之亦可見爲山名古者名山大澤掌之王官而廟寢修建皆取材於近故可計日月而告成一統志景山在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崇麗爲諸山冠

傳箋以寢爲路寢集傳則謂廟中之寢案經言寢不言廟故毛鄭釋以路寢路寢得專寢名也其義箋謂施政教得其所蘇氏

謂天下既治然後伐其松柏而新其宮室既成而無所不安德之至也竝詠高宗生前之事固善朱子則以詩陳高宗功德五章已及其壽考保後生卒章當言立廟於經文次第尤合至云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書有高宗肜日之篇（逸書有高宗之訓）史記亦云武丁崩祖庚立立其廟爲高宗確有明文可據後儒所云禮凡宗祀者於其子若孫即定制新主猶入考廟止可改塗易簷不應別更作之及親盡當祧乃別爲不遷之廟恐不可以律有商何氏古義本呂氏春秋（論大覽）引商書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謂作高宗廟在帝乙之世不如此說之允也

陳氏啟源駮集傳以爲寢在廟後其小者耳詩何含大不言反

畢小以詠大乎後死者合食於先祖斯謂之祔既在昭穆之外而號為特立之廟又焉祔哉案丹桓宮之楹刻其桷書於春秋楹桷廟中所重詩之松桷旅楹原是言廟然穀梁傳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鄭義祔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而衞氏宏及白虎通並曰廟主藏之西壁是主於新立廟與凡祭訖依寢室為常故以寢成孔安終為喪禮之祔殤與無後若妾罔或不畢廟雖特立大祭亦有合食大祖之時謂以特立之廟而遂不祔末之前聞是雖湯之始崩亦必有祔況三宗乎般練而祔孔子所善於是時而立廟固宜矣